

孟

子

孟子卷第五

趙氏注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

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

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

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引與文公

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

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

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

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成

觚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

成觚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哉

顏

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觚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

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

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
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
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

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

章指言人當上

仁蓋不
虛云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

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

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
公父也

然友世子之傳也
大故謂大喪

然友之鄉問於孟子

孟子歸
在鄉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

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

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齋䟽之服飭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

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齋䟽齋縗也飭饘粥也

然友反

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

不欲使卅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

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

說吾有所受之卅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謂然友曰吾侂日未嘗學

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

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佗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上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

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然爰反命卅子曰然

是誠在我卅子聞之知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

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

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卅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方來觀

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賓

來弔會者見卅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

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爲國子學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

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邶風七月之

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

之事無休已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

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

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

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

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

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

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

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

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

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

爲民父母使民

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

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

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

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戶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

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

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詩云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大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

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躬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設爲

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

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

倫攸敘謂常事所序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

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

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

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

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

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

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

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

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

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

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

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

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謂五

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

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

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絜也上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

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死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

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

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

方里而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

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

其餘二十畝以爲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

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禮義救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

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